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  
第二十回 鬆月軒獨琴律自和 教諭齋雙玉聲相抵

話說璞玉見德清賭氣睡了，心中也自疑惑起來：「如說必無，也似必有，若說必有，又不曾目睹。」只覺心中悶悶的，回到自己房中來，也不言語，倒在常臥的榻上，默默盤算，也昏昏睡去了。且說，那日琴默坐在玻璃窗前做針線活兒，只聽春風拂窗紗，鴻雁唳晴天，思量：「雁雀亦且念其生身之地。」不覺手乏，丟了手裡的活兒，欲尋姊妹們閒話，以解春困，便領了憑霄往憑花閣來。恰逢德清睡中覺，遂回身走入介壽堂西穿堂往璞玉屋中來。原來璞玉住在東耳房後，別一小院中，三間向陽四面出簷的房裡。琴默掀起簾子進來時，外間無人，內間裡福壽獨自坐在窗外地炕上打絡子，璞玉也躺在榻上睡著了。福壽見琴姑娘進來，便起身去推璞玉，琴默忙搖手止住，坐在一旁椅子上，低聲問道：「孟嬈嬈那裡去了？」福壽笑著悄悄的道：「今天一早回家看他孩子去了。」說著倒上茶來，琴默起身接在手裡，端著茶碗，——看那四壁上貼的璞玉閒時所寫的字，在各色圓的方的紙上寫著：

書畫情趣

情趣宜人，潔室名典，清風朗日，明窗淨幾，  
疏林修竹，山間溪水，深廳名香，談今論古，  
天下太平，家主不傲，睡醒方起，病體新愈，  
賞鑒怪石，對坐奇岩，瓶花除綻，新絲慢卷，  
雪花灑窗，才女藏書，與共風月韻調之人是也。

厭人惡魔

黃沙蔽天，塵埃落硯，漏屋雨水，老鼠竄鬧，  
爪間污垢，油泥沾手，粗劣圖畫，曖昧題目，  
世俗閒話，噴嚏流沫，晦暗燭光，朦朧醉眼，  
塗鴉圖書，庸人來撓，輕易告人，強索騙取，  
蠹蟲嚼書，奴婢林立，爭論貨價，巧言令色。

閒人忙事

戒殺救命，種竹灌花，俯瞰池水，仰觀風箏，  
觀雀踏枝，看魚躍淵，開卷疊書，壁琴風響，  
月下閒步，靜聽鐘聲，夜聽蟋蟀，晨聞布穀，  
焚香烹茶，閒坐山石，近聞黃鸝，遠聽簫聲，  
拄杖獨游，犬吠遠村，矚雲入谷，溪水注河，  
視蟻搬運，喜看蝶飛，岩間水滴，視蟲蛻變，  
養花錄書，楸枰聲響，自學經史，獨看奇文，  
隔水聞樂，月下歌聲，倚案閒坐，鞞鞋忙出，  
竹聲相抵，松風入耳，深夜讀書，筆落詩成。

琴默看猶未竟，忽聽璞玉睡在床上，夢中大聲叫道：「璞玉往那裡去？璞玉回來！」琴默聽了大驚。

原來璞玉夢中走入一坐花園，見與自家花園一樣，心中自忖：「除了我們會芳園，竟又有這麼一個園子？」正疑惑間，忽然從那邊走出幾個女孩兒來，都是丫環妝束。璞玉又驚異道：「除了妙鸞、福壽、玉清等人外，也竟有這一干人了？」只見那些丫頭們笑道：「璞玉你怎麼了？如何便回來了？」璞玉只當是說自己，忙向前道：「我無意中信步到此，不知這是那一尊府的花園，求姐姐們帶我逛逛呢。」那丫頭們笑道：「原來不是我們的璞玉，看生得怪乾淨，嘴也倒乖覺。」璞玉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你們這裡也還有個璞玉？」那些丫頭忙道：「璞玉這名，我們奉老太太之命，為保佑他消災長壽而叫他，他聽見我們叫也歡喜，你是那裡來的小廝，也學我們混叫起來？可要仔細打爛了你的臭肉！」又有一個丫環笑道：「咱們快走，倘或叫璞玉看見了，又該說我們和臭小子說了話，熏上臭味了。」說畢，大家一徑去了。璞玉心中納悶，道：「從來沒有這樣說我的丫頭們咧，這裡如何這等厲害，莫非又有個我這樣的一個人了不成？」一頭想一頭又走到一所園中，心中詫異道：「除了我們鬆月軒，竟又有這麼個院落？」遂上了台階進入房內。只見榻上躺著一個人，那邊有幾個女兒做活兒，也有在地下踱著的，正自驚訝看時，只聽躺在榻上的那個少年，忽然長歎了一聲，一個丫頭笑問道：「璞玉你不睡覺又歎甚麼氣？又是怕上學胡思亂想了？」璞玉聽了這話，心中甚不受用，又聽那榻上少年說道：「我聽見說，北邊忠信府裡也有個璞玉，性情兒也和我一樣，我不曾信。我方才做了一個夢，夢中走入忠信府花園裡，遇著幾個丫頭，都叫我臭小子，總不理我，我好不容易尋到他房中，他又正睡著，只存其皮囊，真性卻不知往那裡去了。」璞玉聽了這話，忙向前說道：「我因尋璞玉到這裡來的，原來你就是璞玉了？」榻上的璞玉忙站了起來，拉著璞玉的手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璞玉？這可不是在夢中了。」璞玉道：「如何是夢呢，真而又真的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有人來說：「老爺叫呢。」兩個璞玉齊齊吃驚，一個璞玉往外就走，一個璞玉忙叫道：「璞玉往那裡去？璞玉快回來！」

說著掙扎起來。福壽等在旁，見他夢中自喚，知是魘魔著了，忙推醒他來問道：「甚麼璞玉在那裡，璞玉在這裡不是？」此時雖醒，神思尚自恍惚，指著門外道：「璞玉才走出去了。」

彼時琴默早忙入內間來，笑道：「璞玉怎麼了？」璞玉見了琴默，心中方清醒，忙坐了起來，讓琴默坐了。揉了揉眼，把方才夢中紛繁情景，一一說了一遍。猶自驚疑不定，便央琴默解釋解釋。琴默笑道：「那都是出於你的疑心罷了，不然如何說世事如幻夢呢，人之迷妄豈不是說『如癡人說夢』嗎？我們自身也總在夢寐之中，所以夢中之事不可據而信之。《黃帝內經》有雲：『陰盛則夢大水而驚駭，陽旺則夢烈火而嗔怒，陰陽並發而相雜則夢爭鬥。上發則夢飛，下沉則夢墮，飽則與，饑則取，肝火盛則夢怒，肺金盛則夢工，此定理也。』《東萊呂氏》中雲：『交象事成，應魂為夢。虛浮則夢飛，厚重則夢沉，枕帶夢蛇，枕冠夢鳥，將陰則水，將霽則火，將病則食，將憂則歌。』孫真人《養生論》中雲：『凡夢者，神魂沉於五臟，心意紛繁所由生也。入夜則神魂靜肅，故覺諸相剋而為夢。午夜前之夢，其驗也遠，午夜後之夢，其驗也近。』《習學記言》中有雲：『如欲無惡夢，勿食自身屬相本命之物及魚鱉牛狗等肉，勿起怪亂橫逆之心，首枕向東，以受旺氣，向外臥則神靜而無夢矣。』《茅亭諺語》中雲：『盲人無夢，愚夫寡夢。』莊子所謂『至悟者無夢』，蓋言至德君子因其無欲，故無夢也。庸人之怒惱貪欲無窮，是以固結而為夢，凡百災厄無所不夢覺之也。你方才此夢，一則出於所說所聞，再則由於你對面放的那個大鏡子所致。」璞玉點頭，舉目看時，原來那個大照衣鏡，正放在對面，影子全照在裡頭了。疑念方釋，也自笑了。

福壽笑道：「原來是為這個，怪道老太太常說『小人兒屋裡不可多放鏡子，人小時魂不全，鏡子多了睡裡驚恐，做胡夢』，就是這個道理了。如今恰又對著大鏡子放著那床，有時擱下鏡套子還可。越往後天氣越熱起來，每日都要倒著睡的，那裡能常常想著。眼見得這會子已忘了擱下了，敢是大爺剛躺下，對鏡看著影子玩來著，所以一合上眼就顛倒胡做起夢來了。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來了呢。不如明兒把這床搬到外屋裡好。」正說著，小丫頭們捧過漱口茶來，璞玉漱了口，擦了臉。

琴默從楠木雕桌上拾起一本書來看了，笑道：「這是個甚麼東西，書不是書，畫不是畫，混畫了些三稜四角的圖兒，是做甚麼的？」璞玉側著身子看了，翻過那本子的前幾頁，指著上頭寫的字道：「這叫『七巧圖』，是新近出來的，昨兒一個朋友送我的。」

大小共七塊銅，大三角兩個，中三角一個，方的一個，斜角一個，（譯者注：此處有脫文）七塊不增不減擺出下列的這些圖樣來，看去雖然是一個玩藝兒，內中倒藏著些智慧。我昨日做了兩樣，第三個沒做出來，也就放在一邊了。姐姐拿了去閒時擺擺看，解悶倒比九連環好多著呢，不像那個做了一回解過去就完了。」琴默道：「也不可輕看了九連環，若尋不出機關來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我倒不曾見過這個，帶回去好歹擺擺看。」正說著，上房來人叫吃飯，璞玉遂把七巧銅與圖本遞過來，琴默給憑霄袖了一同出來。

再說，次日那祁太太真個親至賁府來，見了老太太。當時璞玉正在海棠院與琴默擺七巧圖，忽見熙清笑著走進來道：「哥哥你可見了那個祁太太了不曾？如今在上房和老太太坐著說話呢。我忽然見了，唬了一跳，身上肥胖胖的，足有大缸那麼粗，臉象個大盆子，若是長起鬍子來，就和咱們廟內的白臉金剛一樣了。」一頭說著一頭笑。因璞玉也想見那個璞玉，遂忙推開了本子，同熙清跑到介壽堂後榻扇前來。忽然抬頭看那祁夫人時，果然生得肥脂，疊頰連頸，圓咕啞吞的坐在那裡。想起熙清方才說的話，忍不住失聲笑了。熙清也在身後嗤嗤的笑個不住。璞玉越發忍不住，忙轉身跑了出來，與熙清對著面，彎著腰撫掌大笑不止。幸而那祁夫人，正與老太太說著多年未能相見的話，所以沒看見他們出去。不一時老太太命喚璞玉來，璞玉好容易忍住笑，方走進去跪下請了安。那祁夫人見了璞玉大喜，拉起手來問：「屬甚麼？幾歲了？念了幾年書了？」正一連問個不了時，只見從垂花門傳進來說：「老爺叫璞玉出去見客人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忙整衣冠出來。

原來祁府的璞玉，跟他母親來，先入書房見了賁侯。賁侯問了他父親好，在路走的日子等。茶畢，又說了些人情世道的話，便叫璞玉出來。二人見了，因不知誰大，便握手相揖了。

賁侯將二人端詳了一會子道：「你二人乃是同輩兄弟，不可見外，璞玉領你這哥哥去見過老太太，往你書房去待飯。」璞玉應聲「是」，領著客人璞玉入介壽堂來。

當下，內院女孩兒們要看兩個璞玉相會，雲集而來。但見賁璞玉因是主人，在右邊讓著一步走，祁璞玉在左邊略進前走著。二人身段儀表，雖也相仿，然那祁璞玉氣概軒昂，行動舉止頗覺威武。容長臉兒，面色微紅，皮膚似略粗些。再看賁璞玉時，面白如玉，舉止溫雅和順，但比祁璞玉略矮，終似柔弱些。眾人暗暗笑道：「眼見得顯出一文一武來了。」

祁璞玉幾個箭步進前，請了老太太、金夫人安。老太太分外親熱，叫到身邊笑著問話，祁璞玉高聲朗朗的對答著。丫頭們倒上茶來後，老太太命坐在身邊椅子上吃茶。祁夫人問道：「老太太必要叫我們住幾日方回去，把箱籠包裹都搬進來了，你們可把行李卸了不曾？」祁璞玉起身回道：「方才這裡的伯伯也這麼吩咐了，兒子想請母親示下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這又請甚麼示下不示下的，這麼多年了才來，一見了面就想離去是沒理的事，快吩咐外頭的把行李卸下來。」賁璞玉忙回道：「方才老爺吩咐，把這哥哥的行李都卸在東邊小書房教諭齋裡了。這會子想已整治完備了。」祁璞玉遂告辭出來，和賁璞玉至教諭齋坐下。瑤琴、寶劍等拂几案，安懷箸。賁璞玉見祁璞玉的僕從們都是些新帽緞衣的伶俐少年，心下想其家業富足並不虛傳。那祁璞玉見賁璞玉錦服玉食，俊童姣婢，心中也自羨慕。自忖：「見此子外貌，倒不曾愧負他的名字，但不知其聰敏所學如何？」欲尋個題目來試試，一時又想不出來。忽然想起他的姓來，遂笑道：「我自幼聽得尊兄大名，也是前生有緣，久欲飛來此處，立謁兄長尊顏，請垂明教。今日天幸得見，真個緣分不淺，況且我二人年紀名字性情無不相同，也是一件奇事，敢問吾兄，尊姓原是百家姓上『丁宣賁鄧』的『賁』字，如何讀做臂？這事兄弟疑之日久，敢請尊兄指教。」

賁璞玉笑道：「這一字尊兄那裡不知道，只因欲知小弟所學罷了。雖然如此，既蒙兄長下問，不可不回稟。兄弟聞這字，可讀做班、賁、賓三音。讀『班』者，據傅氏《釋文》云：賁古班字，文章兒。讀『賁』者，《尚書記》孔安國注雲：『虎賁』獸名也，最猛，故稱精兵為虎賁軍。讀『賓』者，《後漢書》云：諫議大夫崔氏，居有誦訓，出有旅賁。誦者讀也，訓者教也，『旅賁』者訓人之木鐸也。又讀漢，龜之三足者名賁，食之死人。又讀『妃』，《地理志》云：東海有湘賁郡，周勃曾令其地。又讀『陸』。其讀『臂』，則愈明矣，《易經》卦名也，『序』『雜』二卦，合為『賁』卦，賁者飾也。何以謂飾？因其內明而外有序，文明各得其分，故謂有飾也。《斷卜》云：飾者，柔來以文剛，故通也。剛升而文柔，故往地有微緣，蓋天文也。止於文明者人文也。詳天之文而察時變，觀人之文而化育天下也。《形卜》云：山下有火而為飾也，大臣據此以明眾治，不敢絕犯也。由此觀之，『賁』字之義大矣，非可輕問者也。但愚弟所疑者，我們『璞玉』這名字，雖說是未琢之玉，終不解其何義，虛度了這些年，今日幸遇明兄，又是同名，想是已至明瞭的時候了。望乞垂教，以開愚弟茅塞。」

祁璞玉先只問了一個字，見賁璞玉旁證博引說出那麼多的經史典故來，早已聽得呆了，越發引出《易經》來時，已頭疼起來。繼而又見他問起那兩個字，呆了半晌方勉強道：「玉乃出於崑崙之崖，這『璞』字，不過是說裡玉外石，不現其美的意思罷了，如何還有別的道理？」賁璞玉微笑道：「尊兄可看過《廣域記》？」祁璞玉原不曾留心學問，自知不敵賁璞玉，忙轉話頭道：「我原不曾看過那些閒傳小記，況且我們老爺自幼教我以獵騎射為重，所以縱巨著正典也不曾苦攻。想你我都是世代武職人家，聖上倘用我們，也只看弓馬如何來取用罷了，並非從經書上試選，只務自己所事之業罷了，那裡還用許多詩云子曰呢。」賁璞玉見話不投機，忙笑道：「是，是，尊兄所教極是有理，小弟也欲學習騎射呢，雖讀了幾卷書，因弟秉性愚鈍，只為明理而已，斷無以此獵取功名之意。」二人談笑間吃畢飯，閒坐吃茶。